

《莊子·外物》有一則寓言，講的是宋元君與白龜的故事，最後還讓孔子上場做了個評論：

宋元君半夜夢到有人披頭散髮，在側門邊窺視，並且說：“我來自名為宰路的深淵，被清江之神派往河伯那里去，但是漁夫余且捉住了我。”元君醒來，叫人占卜此夢，卜者說：“這是神龜啊。”元君說：“有叫余且的漁夫嗎？”左右的人說：“有。”國君說：“命余且來朝見。”第二天，余且入朝。元君問：“你捕到了什麼？”余且說：“我網住了一只白龜，直徑有五尺長。”元君說：“把你的龜獻上來。”

白龜獻上之後，元君又想殺它，又想養它，心中猶豫不決，叫人來占卜，卜者說：“殺龜用來占卜，吉利。”於是，元君命人挖去龜肉，用龜甲占卜，七十二次都沒有失誤。

孔子聽說了這件事，就說：“神龜能夠託夢給宋元君，卻不能避開余且的漁網。它的智巧能夠占卜七十二次沒有失誤，卻不能避開挖肉的禍患。這樣看來，智巧有窮盡之時，神妙有不及之處。即使有最高的智巧，也避不開萬人的謀害……”

孔子的評論中，讓人聞之心驚的是“雖有至

算命不如修德

作者：傅佩榮

知，萬人謀之”一語。武俠小說中，沒有人可以獨自對付武林同盟的人海戰術。不論你如何聰明，“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”，何況是萬人共同對付你？若想躲過這樣的災難，顯然需要大智巧。

所謂大智巧，至少從提高自我修養着手。《莊子·徐無鬼》記載了一只靈巧猴子的故事，可以作為借鑒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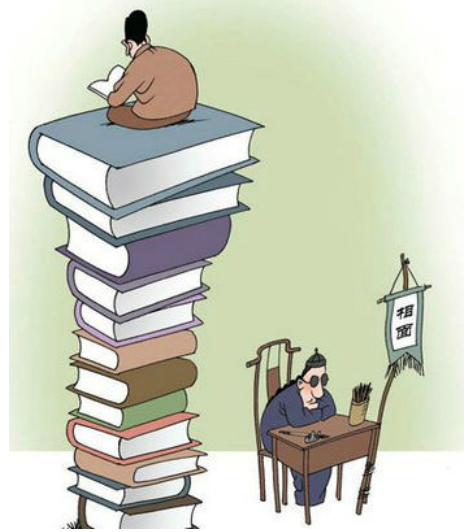
吳王一行人渡過長江，登上一座猴山。群猴看見人來，都驚慌地跑開，逃到叢林中。這時，有一只猴子，從容地攀著樹枝跳躍，在吳王面前賣弄靈巧的身手。吳王射它，它敏捷地接住來箭。吳王命令左右軍士一起迅速連發數箭，它就中箭墜下樹而死。吳王回頭對他的朋友顏不疑說：“這只猴子自以為靈巧，仗著身手敏捷來傲視我，才會落到這樣的下場。要引以為戒啊！不要以驕傲的態度對待人啊！”顏不疑就去拜董梧為師，去除驕傲的態度，摒棄享樂，謝絕榮華，三年之後，國人都稱讚他。

以上這段故事中的猴子，確實本領高強，但是奈何萬箭齊發，無所遁逃，以致死于非命。猴子只有小智巧，那么人呢？吳王最後對顏不疑說的話，顯然有警示意味，而顏不疑也立即決定消解自己驕傲的態度，拜師修煉去了。

古代國家設有卜人，是專門負責占卜的官。占卜的方法之一是使用《周易》占卜。《周易》以六十四卦與三百八十四爻來代表人間的各種複雜處境，並且為每一個卦與爻寫下卦辭、爻辭，說明其吉凶悔吝。這一套占卦系統有其靈驗之處，但是歸結其原理則是強調修德的重要。理由是：有慾望，才会有得失；有得失，才会有吉凶。如果降低慾望，就可以消解得失之心，然後也就不會受制于吉凶之說了。”

譬如，“止謗莫如自修”就是一句很好的話。修養到了一定程度時，自然可以逢兇化吉，正如

“謙”卦代表謙虛，其六爻“非吉則利”。反之，若無任何修養，則難免招來別人的圖謀與敵視，此時命運就不堪設想了。



房東太太的人生哲學



在日本的時候，我們住着房東長子的房子，與房東老人同住一個院子。兩個孩子還小的時候，他們替我看過孩子，老太太下地幹活，我也常常帶孩子們去幫忙。每天和老人家打交道，在朝夕相處間建立了很親密的關係。在愉快相處中，我很幸運地從老人身上學到了很重要的人生道理。

永遠把碗裝滿再還

房東老先生前兩年身體垮了，現在住在養老院，家里只剩下老太太一個人。想到老人一個人不方便，我做了好吃的東西，都要送一碗給老太太。老太太總是樂呵呵地收下，過兩天後上門還碗道謝，那只碗從來都是滿的。有時裝的是自己收穫的藍莓，有時是給孩子們的巧克力，有時是兩塊點心，總之她從來不還空碗。老太太從未講過她的人生哲學，但是用行動告訴我：接受了別人的好意，光用嘴道謝還不夠，一定要用實物來還，哪怕是不貴重的小東西。今天的事決不拖到明天

自從我認識房東老太太，就覺得她很忙。每天有多少人來找她，就有多少事情要做，所以每當家里有東西壞了需要修理的時候，我都很為難。但是只要我鼓起勇氣開口一講，老太太馬上放下手裏的事情，當即聯繫人給我修理。無論多麻煩，無論花多少錢，老太太從不拖延。也許她知道，心疼目前的這點小錢，或者把問題暫且放一放，只會使事情朝更壞的方向發展。讓人不愉快的事情都要立刻解決，越拖延越難辦。

活到老學到老

日本神道里要用一種山茶科的、綠油油的樹葉做裝飾。老兩口當年種了很多這種樹，這種樹葉賣得比花還好。雖然現在早就做這類生意了，但由於以前積累了良好信譽，一些神社還是喜歡要他家的。老太太接了神社的電話就去山上砍樹枝，然後用小卡車運回來在自家車庫里修剪。老太太一連幾個小時做這個活兒，覺得很浪費時間。於是，她買來了朗讀日本古典文學的CD，一邊剪枝修葉一邊聽。當輕柔的女聲第一次回蕩在車庫里的時候，我們全家都震驚了。初中畢業的老太太干了一輩子農活，當了大半輩子大地主，有著萬貫家產，近80歲了仍然在車庫里一邊干農活一邊聽古典文學朗誦。繼續學東西不會使她更富裕，但是會使她精神更充實。(百合)

一
小時候爹媽吵架，老爹憤而離家出走。老娘說：“別管他，讓他走。”

一頓飯的工夫，老爹回來了，買回一條鱸魚、兩個番茄、半棵生菜。

不久後又吵，老娘怒道：“只有你會出走，我就不會嗎？”於是也離家出走。

晚飯前她回來了，閃進我的房間，把一袋什麼東西塞進衣櫃。“我看這褲子款式挺好的，又打七折，給你爹買了一條，”老娘氣呼呼地說，“先藏你這里，別讓他看見了，哼！”

那年情人節，下大雪，老爹在學校上晚自修。老娘在家里一個勁兒地念叨，路上滑，你爹性子急，可別摔一跤。10點多，門外傳來熟悉的腳步聲，老娘趕緊使喚我去開門。老爹看見是我，居然有點臉紅：“滿街都在賣玫瑰花，我想那玩意兒不實惠，就給你媽買了串糖葫蘆……”

二

70歲後，外婆越發不願意出門。外公就隔三岔五領着她，從家門口坐上一輛公交車，隨意坐到哪一站，下車，走一小段路或在原站等，看哪輛公交車比較空就上哪輛。一天下來能倒七八趟車，晃悠悠漫無目的地轉一大圈，倒也從不會迷路。早高峰後出門，晚高峰前必定回來。兩人肩並肩地坐在車上，看看窗外，有一句沒一句地聊着天。哪里以前來過，哪里變化了，哪里還是從前的模樣。餓了，就吃隨身帶的餅乾，喝裝在飲料瓶里的茶水，偶爾撞見喜歡的老館子，比如“北萬新”“大壺春”“鮮得來”“小紹興”之類，就下車去吃一頓。我笑他們：“像約會一樣。”外婆白了我一眼：“怎麼樣，不可以嗎？”

家附近有家生煎店，小有名氣，外公外婆常去吃。外婆不愛吃飽，專愛吃生煎的底，又焦又脆，浸了肉汁，咬在嘴里嘎嘣響。外公便把所有的生煎都咬剩一個底，留給外婆吃。

2006年夏天，外公被查出腸癌晚期，住進醫院。家人都知道了，唯獨瞞着外婆，告訴她只是個小手術。那天，外婆快步走進病房，喜滋滋地拉着我的手說：“我去廟里求了一籤，人家大和尚說了，你外公命大，這次手術一定順利，一定能逢兇化吉。”我忍住眼淚，點點頭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來。那時，離外公去世不到兩周。

外公走了。過了幾個月，我帶外婆去吃生煎，她盯着盤子發愣。我想，沒有人有資格給外婆咬生煎了。

三

初二下半學期，我喜歡隔壁班的花花。

我一下課就跑廁所，只為了路過她的教室，弄得老師們都以為我小小年紀前列腺就出了毛病。有時她低着頭在看書，有時是在和同桌說閒話，有時找不到她。有



一次，看到她用英語書砸前排的小男生，嘻嘻哈哈的，我攥緊拳頭，眼里要冒火。還有幾回她向窗邊望過來，目光碰撞，什麼被擊落了。我低下頭。

花花的作文寫得好，每次都貼在學校的樹窗里當範文。我發誓要超過花花，於是刻苦鑽研《初中作文選》，沒用；鑽研《高中生作文選》，沒用；鑽研《少年文藝》《故事會》《萌芽》……還是沒用。絕望之際，我找到了一本《文化苦旅》。從此，我的

這世間，美好的東西實在數不過來了，我們總是希望得到的太多，讓儘可能多的東西為自己所擁有。

人生如白駒過隙一樣短暫，生命在擁有和失去之間，不經意地流干了。

如果你失去了太陽，你還有星光的照耀，失去了金錢，還會得到友情，當生命也離開你的時候，你卻擁有了大地的親吻。

擁有時，倍加珍惜；失去了，就權當是接受生命真知的考驗，權當是坎坷人生奮鬥諾言的承付。

擁有誠實，就捨棄了虛偽；擁有充實，

作文里有一半的篇幅是排比句，平均每千字要惆悵5次，嘆氣4次，掩卷沉思3次，潸然淚下兩次，問蒼茫大地一次。作文從此自然是橫掃樹窗，高中部的學長都不是我的對手。

開始有人別有用心地叫我“大師”。既然是大師，就要有大師的腔調。於是我時常眉頭緊鎖，作憂國憂民狀，動不動就跑到天台上去假裝迎風灑淚。走路時敞開拉鏈，讓校服在風中飄，像一隻踉蹌的鳥，又彷彿身邊有一條看不見的河，隨時要投水自盡。

可是，為什麼花花還是不理我？她為什麼躲着我的目光？託人帶給她的情書有沒有收到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畢業前，最後一次，我的作文被貼在樹窗里。那是一篇藏頭文，每段第一個字連起來是“楊花花我喜歡你”。班上最笨的小孩都讀懂了，可是花花不懂。

四

老爹老媽居然也過結婚紀念日了。兩個人瞞着我，去面館叫兩碗麵，多放幾個澆頭。

舅舅叫外婆搬過去住，外婆死活不肯。她說房間里有外公的氣息，睡着安心。外公在牆上笑咪咪地看着她。照片是外婆千挑萬選出來的，“老頭子就這張笑得好看”。

花花結婚了。我只在每年她生日那天發一條短信，“生日快樂”，絕不多寫一個字。她總是回：“謝謝你還記得。”

當然記得。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是我最後最深的惦記。

擁有

就捨棄了無聊；擁有踏實，就捨棄了浮躁。不論是有意的丟棄，還是意外的失去，只要曾經真實的擁有，在一些時候，大度的捨棄不也是一種境界嗎？

在不經意所失去的，你還可以重新去爭取。丟掉了愛心，你可以在春天里尋覓，丟掉了意志，你要在冬天重新磨礪。但是丟掉了懶惰，你卻不能把它拾起。

慾望太多，反成了累贅，還有什么比擁有淡泊的心胸，更能讓自己充實、滿足呢？

選擇淡泊，然後準備走一段山路。

這次去北京，逛了很多小衛衛。在東四附近的汪芝蔴衛衛走累了，看到一家漂亮的青年旅舍附設了咖啡館，很安靜，沒什麼人。走進去準備點咖啡，沒想到前台小妹客氣地說：“這里只服務住店客人，不對外的。”我很意外：“就坐一會兒，再說還可以消費。”她仍然笑：“這是規定。要麼你再走十分鐘，到南鑼鼓巷另一家分店，那兒也很漂亮，對外營業。”我遺憾地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被植物包圍的小小廳堂，飄着濃濃的咖啡香，有品位的爵士樂，只有一個住店客人坐在那里看書，非常享受的姿態……我沒再堅持。轉身和友人走出門，同聲感嘆：“真難得，寧可不賺錢，也要有所堅持。”沒喝到咖啡，但看到他們這種驕傲的堅持，也很開心。

友人說到她曾經在人大讀書，學校周圍有些小飯館。過去了十多年，她回到那里，那些小飯館還在，還是那么小、那么舊、那么乾淨。一小碗麵，二十幾種調料，品相清新，色澤誘人，蝦皮、香菜、蔥末、鮮醬料、辣椒麵……複雜得很，一樣都不打折扣。某一天，她帶女兒去吃，邊吃邊欣賞地對老閩說：“我十多年前來吃是這個味兒，如今帶女兒來吃還是這個味兒。”店家一臉平靜：“我這里有客人第一次來吃的時候兒子上中學，如今都帶着孫子來吃了……總是這個味兒，不變。”說完，他又忙別的去。

還有一個牛人在東四八條衛衛里租了一個小院，準備開個小書吧。準備了幾年，總說沒達到理想狀態，開業時間永遠在待定狀態。他說看着這麼多書，就覺得坐擁世界，很滿足。他總結出愛北京的一百條理由中，居然有這麼一條：故宮西門兩百米外有個不起眼的小茶館，人少，遊人都去東門那邊了，這里下午兩點左右可以聽京胡、聽京劇，喝幾元錢的大碗茶，爽哉了。

又聽說這麼一個細節，有個熱愛電影的人叫杜嘉，對《虎口脫險》情有獨鍾。新版的電影畫面質量上乘，但配音讓人不堪卒聽，而老版的配音是向華、于鼎兩位大師級配音演員，記得絲絲入扣。於是，這個熱愛電影的傢伙，做了這麼一件瘋狂的事：把新版本的畫面、

個性牛人



老版本的聲音，一句一句重新拼接組合，加上其中的音樂、旁白，組合得天衣無縫，成了名副其實的“杜嘉版”。

某個做圖書的人講過這麼一件事，也讓人人生敬意。他說當時發行行當里，基本就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那類人，很難交流，有些東西交到他們手里就擱淺了。部門跟部門之間的交流配合根本無法通暢，發行員一下班就打麻將。而這個圖書人採取的辦法不是抱怨，而是跟他們一起打麻將。但是他打麻將有目的，要贏他們的錢，讓他們打麻將服他，他再來宣傳自己做的書。於是，他做的書暢銷無阻。他總結說，在現有的辦法里，找到一種最適合的，有了更適合的方式，再推翻一個。這又是一種對自己的東西瘋狂熱愛的方式，曲徑通幽，很牛氣。

畫動畫電影《大鬧天宮》的連環畫家劉繼卣，對於畫畫講究之極。畫前必須清水灑地，沐浴更衣。用墨也極盡講究，要用宿墨。將古墨分別研磨出濃淡輕重不同的五種感覺，分置于硯台之中，隔一日一夜之後才使用。用時取甘露滴到硯台中，調和，以便出現不同層次的墨色感覺。冬天，接第一場不落地的活雪，融化成水，然後在初一、十五以虔誠的方式清供，過後才使用。惜物講究也是一種驕傲、一種牛氣。這種牛別人看不到，是自己內心固執的堅持。

一上海友人吃螃蟹，特別講究蟹醋，總提前一夜，十分耐心地親自熬一罐子好醋。上等鎮江陳醋，切薑片擱下去，老姜嫩姜一樣一半，微火，煨上半個鐘頭，攪冰糖，繼續小火煎熬。熬成後，再滴幾滴十年陳放的太雕進去，然後靜置一夜，吃蟹時用上。這樣的蟹醋，滋味柔軟綿長，真正牛氣，豈是超市里找得到的？好東西都是自己才做得出來的，別人體會不到的差別，自己可以體會得到。

如今這個世道，看到的是太多一樣的面孔，接收到的信息是相同的，聽到的是同樣乏味的話。偶爾看到不一樣的人，執著地堅持自己，不受旁人影響，真覺得牛氣、透氣，忍不住起立鼓掌致敬。